三彩风·专栏

【信马由缰】

■ 马继远

70后，洛阳土生土长，现在深圳谋职，闲时鼓捣散文，常被误认为老年作者。

鹏城话牡丹

我身边的深圳同事，年轻人居多，他们对于洛阳的历史似乎知道不多，也不怎么感兴趣。这当然不能怪他们，历史毕竟有点儿缥缈，好在他们知道龙门石窟，知道洛阳牡丹，足以满足我作为洛阳人的自尊心和自豪感——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一两张外地人熟知的城市名片！

牡丹文化节到了，吃饭聊天时，我自然要向同事们介绍洛阳的这一盛事，可我得到的反馈信息并不理想。

“到洛阳后，去哪里看牡丹？是不是在大街上就能看到？”面对同事这样的问题，我回答：“街上也有，不过公园里的牡丹更漂亮些，规模更大些。”

一个在洛阳住过一段时间的同事马上接腔：“洛阳街头的那些牡丹，一点儿也不好看，品种少，长得也不好，感觉就像没人照料一样。”

我无语。作为在洛阳城生活了十几年的人，我深知洛阳街头那些牡丹的状况。虽然也未必像这个同事说的那么糟糕，但委实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“到公园里看牡丹，不需要买门票吧？”有同事接着问。“你想得美，肯定得买门票，而且门票还不便宜。不过是根据牡丹开放的程度，实行浮动票价。”几乎没等我说完，同事们便嚷嚷：“那还叫公园吗？”“都啥年代了，进公园还收门票”……

是啊，公园门票久为人诟病，很多城市早已取消了。在洛阳时，也经常看到报纸上有批评“门票经济”的文章，可门票至今仍然是“花开时节动京城”。对于同事们的议论，我只能这样解释：“洛阳的公园平时也是免费开放的，只在牡丹花开的时候收门票。也有不收门票的公园，像洛浦公园，也很不错……”不过我有些底气不足，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收费公园和不收费公园里的牡丹是有差异的。

更糟糕的是，有个同事讲起了她看到的牡丹。“牡丹的颜色没几种。那个黑牡丹，其实和红牡丹差不多；还有绿牡丹，一点儿都不绿；牡丹花也不很香……”

我赶紧纠正：“牡丹花色挺多的啊，有1000多个品种呢！牡丹国色天香，怎么会不香呢？”

我问这个同事是在哪里看到的牡丹，她说是洛阳牡丹到深圳展览，她和老公一起去看的，每个人还花了50元买门票。

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那些运到外地的牡丹，盆栽的，效果肯定不好。”我心想：千万别再拿那些不好的牡丹出来展览，有损洛阳牡丹的声誉。

大家的议论就这样结束了，之前提出的让我带他们去洛阳看牡丹的想法也没落实。

街头牡丹和门票问题等，其实都是老生常谈，不想我在深圳又遇到了。什么时候，当洛阳人底气十足地宣传牡丹而没有遭到质疑时，才算真正的“洛阳牡丹甲天下”。

【凌秀生活】

■ 梁凌

喜读书，爱思考，相信美好。一边煮饭，一边阅读，偶尔作文养心，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心有琼花开》等。

走近采茶人

洛阳不产茶，住在城市里，我一直不知茶是怎么长成、怎么采制的。出于好奇，近日我到信阳毛尖的正宗产地——信阳市南湾湖边的浒河港体验了一回。

这是大别山和桐柏山交界处，一边是河南，一边是湖北。一个个自然村落隐在高高低低碧绿的山丘间。每年清明和谷雨前后，当茶树发出细小的芽尖时，一群群采茶人便从四面八方赶来。

采茶是细致活儿，采茶者也多为女性。她们的亲戚、朋友或老乡中有经营茶园的，采茶人手不够，就让她们来帮忙，“每斤50元，采20天能挣几千元呢！”

她们早上5点就起床，简单洗漱后吃点儿东西，就匆匆往茶园赶。山里早晨还比较冷，她们穿着薄棉袄还冻得两手冰凉。帽子也是必需的，因为等太阳升起来后，又像背着火炉，晒得受不了。

她们到茶园后，像一群啄木鸟，在每一棵茶树上“啄”那些细小的芽尖，采下后放进竹篮里。鸟儿们也早醒了，山间除了此起彼伏的鸟鸣，就是采茶女的采茶声。这声音很细，只有茶树和茶树上的露珠能听见。露珠喜欢她们，不久，她们的衣服、鞋子就被露水打湿了。

中午时分，太阳很毒，晒得人头晕，她们把棉袄放在一边，戴着阔边草帽，继续采茶。我问其中一个采茶女：“你采的有一斤吧？”“差不多。”她说。

她40岁的样子，黑胖的脸上纹路深深。我想跟她合影留念，她说啥也不愿照相，见我执意要照相，她才站过来，说：“照了相，你就‘认’给我算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没多大呀。”她说她已45岁了。

我说：“你跟我年纪差不多，怎么当我干妈？！”

一群采茶女都笑了起来。

她说她们是驻马店人，年年来信阳采茶。

我说：“我们昨晚见过，在你们老板家。老板还说你们采的茶太大，让你们把大叶子拣出来呢！”

她说：“那不是我们采的，是另外几个人采的。老板总嫌叶芽胖了、大了卖不上价。”

我采了一些芽尖，问她行不行，她看看说，太小了。

她们问我几点，我看看表，快中午12点了。她们回老板家吃了午饭继续采茶，直到傍晚。

她们说，来采茶老板报销往返路费，包吃包住。

我问中午几个人吃饭，她们说八个人一桌，两个菜。

有肉吗？

有！她们突然大笑，似乎我这个问题很可笑，她们的笑声惊落了树上的几片梨花。

我跟她们走到住处，发现那是一间最旧的土坯房，里面是大通铺，铺上被褥、衣服乱糟糟的。一个女人歪在床上，鞋也没脱，看见我进屋，她有点儿奇怪，但只是有气无力地看看我，却懒得动。可怜的女人，她一定是累坏了。

忽然想起一首诗：“昨日入城市，归来泪满襟。遍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。”在这个地方，可不可以说：“漫山采茶者，不是饮茶人？”在灯红酒绿的都市里，能喝得起明前毛尖的，显然不是这些采茶人。

有了这样的体验，以后再喝茶，我也许更能品出茶的真味儿。

【幻游史空】

■ 李焕有

大学教授，学报编辑。酷爱国学，书虫一个。遨游上下五千年，思考江湖风雨间。读《世说新语》，感悟当下人生。撷取历史片段，愿与读者分享。

口无遮拦 灾祸连连

近年来，行政人员在公共场合发飙、出口伤人的事常见诸报端。“有意见到厕所里提”“老百姓想要公平？臭不要脸！”“红色的水不等于不达标的水”……讲这种话的人很不讲口德。虽然无口德算不上违法乱纪，但恶言秽语带来的后遗症还是不小的，甚至要搭上自家性命。

东汉时的孔融，就是家喻户晓的故事《孔融让梨》的主人公。据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记载，他10岁时来到京都洛阳，想拜见名士李膺，但苦于没有人引见。于是，他来到李膺府前，对看门的说：“我是你们主人的亲戚，快去通报一下吧！”

孔融登堂入室后，李膺望着他，有些愣神儿：“孩子，你有没有搞错，我好像不认识你啊，你是我的什么亲戚？”孔融说：“当年我的先祖孔子曾拜您的先祖老子为师，所以我们是世交哦！”李膺听了很高兴，就热情地款待了孔融。

其间，一个名叫陈韪的官员来了。有宾客悄悄地把孔融刚才说的话转述给陈韪，陈韪听后摇摇头：“小时候聪明的人，长大了未必出色啊！”孔融马上回击道：“你老人家小时候一定很聪明！”孔融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，弄得陈韪十分尴尬，李膺和周围的宾客放声大笑起来。

古人云，开口讥诮人，不唯丧德，亦足丧身。孔融如此口德，会有什么后果呢？

孔融因为有才，所以被爱才的曹操请到京师任职。但他恃才傲物，又看不惯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行为，于是常常讽刺挖苦曹操。曹操以饮酒延误军事为由，颁布了禁酒令，孔融讽刺道：桀纣因为女色而亡国，曹大人为何不连婚姻也禁了？

曹操之子曹丕，纳袁绍儿媳妇甄氏为妃，他立即写信，拿“武王伐纣，以妲己赐周公”来揶揄曹操。曹操不解其意，当面问他，他故弄玄虚，眨眨眼睛，又煞有介事地笑道：“我是以今天的情形推想出来的，也许历史还真是如此。”弄得曹操面红耳赤，拂袖而去。

嘴上缺了把门的，什么话都敢撂。在谈到子女与父母的恩情时，孔融说，父亲对儿子来说，有什么恩情可言？当初不过是为了那一点点儿情欲，种下了一颗种子而已。母亲和儿子的关系，不过如瓶中寄物一样，母亲只要把“瓶内”的“物”倒出来，母子的关系就算完了。在以孝治天下的时代，这样的谬论，遭到的声讨可想而知。

孔融目中无人，见什么人都敢“损”。他曾与当时的御史大夫郗虑一同觐见汉献帝。献帝问他：“郗虑有什么长处？”孔融当面不客气地答道：“郗虑只能谈虚论道，没有办事实力，不能给予实权。”

祸从口出，没有口德，孔融大难临头了。曹操指示，郗虑执行，孔融遂一命呜呼。

孔融的先人孔子曾说，国家有道，要正言正行；国家无道，还要正直，但说话要随和谨慎。可惜孔融没有得到他祖先的真传。